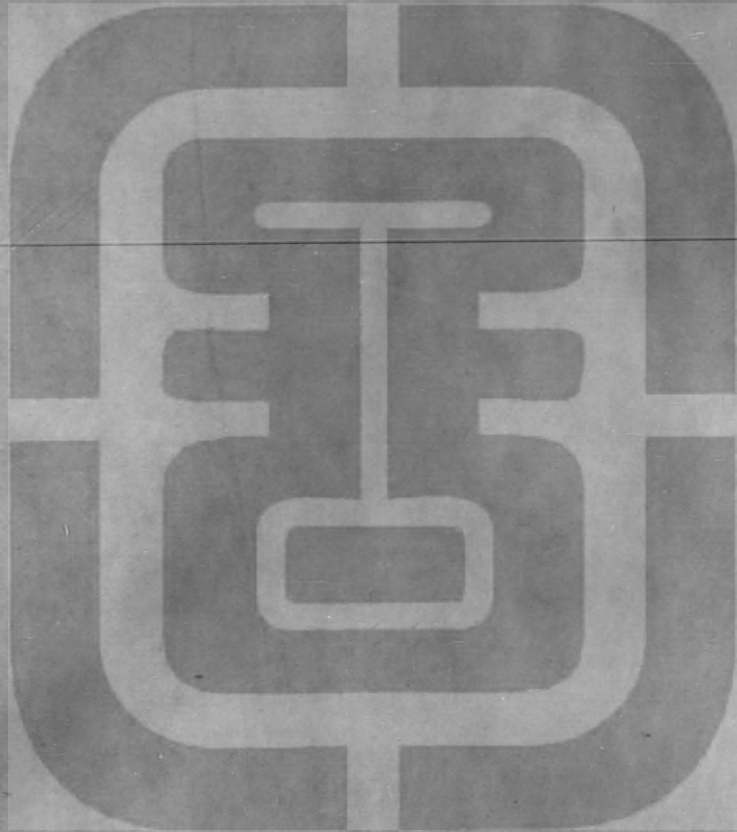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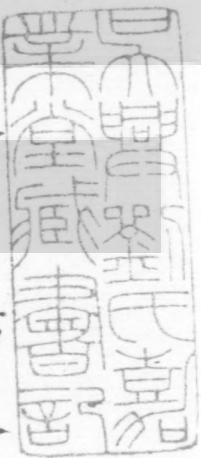
望雲樓稿卷三

碑記

○ 黃山東重建揚威侯廟碑

吳中風俗所家尸戶祝者有曰揚威侯民間俱稱猛將云先大父怡蘭公事之尤謹每有疾病患難則必禱禱輒應應則張筵賽會以報之動費不貲人謂先大父非愚則狂耳歲丙戌余以內子病就醫外家取道黃山下見一古廟荒涼其中儼然侯也私自禱倘病者愈當稍

古吳念陽徐如珂季鳴父著



輯之。必欲廟貌重新。非富貴後不可。未幾內子病稍瘥。遂支其顏宇。而補其敗垣。且歲時謁祀。罔或缺焉。甲午秋。余歸自場屋。夢侯從東方來。儀從甚設。造先大父語曰。紅旂閃閃。二十七即來矣。余心私自喜。以為此放榜之期也。捷書至。則名在二十七。語不虛耳。乙未上春。官余既終場而出。時有禹門叔同寓。迎謂曰。異哉。異哉。夜夢猛將。何以在此。適謂其吏云。三場畢矣。吾當先歸。汝須候。揭曉以報。余又私自喜。使不博一策。而何云報。揭曉也。已而果然。而余母劉太安人時在舍。亦以是日遣

姬謁廟。守者云。猛將不知何往。今纔歸矣。姬問其故。曰。夜來呼擁之聲。不絕於耳。殿門不關。而自開。是其驗也。余歸而老母為言其事。益相顧詫異。侯之神靈顯赫。一至于此。丙申夏。構宇三楹。奉侯其中。亦既有年矣。而事由草創。制多苟簡。未稱所以報侯之意。今年丁巳。余以請沐之暇。另構一字。稍拓而大之。且加飾焉。雖不足以報侯萬一。而廟貌聿新。庶幾侯其至止乎。夫侯之相余也。越三千里。可通一息。而余之報侯也。踰二十載。乃成一舍。然侯必有以諒余也。謂余猶然。非富貴中人也。不

知者謂祠部郎乃佞侯若此則愚耶狂耶所不辭也亦
自附於先大父而已矣侯姓劉諱銳宋將劉錡之弟有
大功賜爵揚威侯迄於今能為民禦災捍患吳人在在
尸祝之今歲飛蝗遍江南獨吳不與其患說者以為皆
侯之力其他靈異不可殫述姑述其大有造於余者為
之記

重建朝天宮道錄司碑記

○ 我高皇帝定鼎金陵設官分職各率其屬即緇黃者流
悉付所司領之其在道家初置元教院後更錄司云道錄
司在朝天宮左儼然當一面不讓有土之尊額設左右員
綰三寸符內外羽流惟命廩祿即不詔大農例得食租衣
稅至與素封等夫何故豈非宇宙間此教不可滅此官不
可廢而一切建置俱不可報罷取二百年來載在會甲
莫之有改乃始未嘗不修舉而後漸凌替也一燬于天順
再新于成化又圯于嘉靖初年而蕩為丘墟以迄于今中
間受若任者或飄搖不蔽風雨或遷徙有同傳舍最後托

處鉢堂廢幾即安而全真人相持未已遂有撤而遷之之
議夫革故與鼎新等費耳與其撤而移之而無省于費莫
若一舉而兩存之蓋存鉢堂以予全真即令全真以協助
錄司並力經始費不甚倍而功可立成計孰便于是眾議
始恊乃即舊地相度焉工興于今年二月落成于五月為
堂三楹為旁舍有六而余即額其堂曰元教假令不創始
不更新將居身之不固教于何施今而後可以修明本教
矣夫其登斯堂也仰而觀儼上帝之臨汝俯而蒞懼鬼神之伺
側退食自公又恐為之所忌惟是凜若畏揚若戒下何以
勤修職業而上何以報稱 國恩斯不夫元教之旨而亦

無負設司之意與是役之用輓尾萬用人力千用材數百
全真堂輸鏹四十四何鄉紳捐價二十用該宮常住八十
二金有奇余忝在事愧無纖毫之助要以起敝維新使之
一勞永逸則亦不為無助也已

○ 重復朝天宮全真堂碑記

全真堂既復之明年道人靳演靜等請予志其事予弗許
道此一堂者肇于國初廢于回祿中興為鉢堂再廢為道
錄司而今幸復其舊恐可無志余曰惡用志有業績在先是
余至部時此堂為錄司兩年矣未幾有建議者曰形弗利
必撤而移之乃吉予曰噫毋乃兩敝姑俟予勘之勘而知
朝天宮內有所謂全真堂者實與道錄司俱初建云自弗
戒于火盡失其故後人于煨燼之餘起建鉢堂乃全真之
遺址而非道錄之舊基也當事者急于存錄司故予以見
在之堂徐而議鉢堂故貼以更造之費調停斟酌各有苦

心而羽流不知便欲撤此移彼所謂兩敵之術萬不可者也。今考全真堂西北向與萬歲山相後先止可安奉神明。道錄司舊基在宮之左東向此乃臣子所即安也。曩者形家言毋乃謂是胡不存鉢堂以予全真即令全真以協助錄司該司并力經始較之移置之費當不甚倍是謂一勞而永逸是謂兩利而俱存既不失祖宗遺意而亦不拂當事初心計孰便于此詢之衆僉曰然呈之堂報曰可。靳演靜等乃輸貲四十四何鄉紳亦捐二十金該司惟力是視而告成焉。則道錄司重新于舊基之日即全真堂復還其故物之日也。有案牘在惡用志雖然名正則言順分定則不爭假令鉢堂初起而止名為全真其誰斡之夫惟可以為鉢堂也故亦可以為錄司也。今幸復矣煌煌祖制安敢紛更耶。余乃大書其額而仍之曰全真。

祖制

8

韓邑侯漕糧元法碑

我國家財賦歲取辦於東南轉漕之勞甲於天下顧
民漕民為政民貧不勝其役病在民軍漕軍為政軍橫
不勝其擾病又在民何者——祖宗時每漕粟百石令加
耗三石九斗有奇軍幸有贏餘民樂為可繼法至善也
無何法久弊生蓋有什而加一者有什而加二者而又
淋尖踢斛之有需鋪墊酒食之有費稍不如意一鼓百
譟彼此響應詰之則曰我固軍也即賢有司亦莫敢誰
何於是民寔不堪或操糠粃而為贖軍利多獲至收腐

浥而不支，豈不公與私交困，而軍與民兩無便哉。韓侯甫下車，首討民瘼，而問其疾苦，則無如漕。允一節，滋為民病。乃召二三父老，誡曰：米不中程，允不如期，責在我。民隨進，衛司申之以功，令曰：米中程，允如期矣。而苛索無厭，責在爾軍。軍民奉令，唯謹，不出旬日，數十萬漕糧，灌輸殆盡。夫今之軍旗，猶昔也；舳舻相望於水次，非昔多而今少也。操尺伍而約束者，又非前不肖而後賢也。乃昔苦騷擾，今稱兩便。至節省民間之粟，歲不下萬石，有零則曷可不深維其故哉。且夫大倉之稊米，窮簷之

什伯也。庾廩之升合，閭左之巨億也。今以一歲中而省民萬計，積之數歲，可當三年九年之蓄。即不幸有方數千里之水旱，亦可恃以無恐。語曰：善富民者，積于不涸之倉。侯之法，其為不涸也大矣。又况以其法垂後，足為民漕計長久，所遺萬世之利，不既多哉。侯良法美意，不可殫述。此其解民困之一耳。民既幸其更甦，而又欲其不朽也，請而勒之於石，遂為記。

○ 吳邑陳二尹去思碑

滇陽陳君佐吳之三年以序轉得遼陽衛幕行有日矣父老某某等欲挽留而未能也造余而請謀所以志不忘者余曰丞何德而思之若是父老曰天下最親民者莫如丞而其最易擾民者亦莫如丞職司捕務則易擾例得分理詞訟則易擾攝臧政則以盤詰擾主賊曹則以摘發擾丞一擾而民之不聊生者十室而九矣陳丞來而視民如子也聽訟惟公也謝常例而苞苴不入於庭也禁衙役而狐鼠不橫於郊也丞有惠政民自以不

擾民有公心其何忍忘丞子大夫可無說而處此余因
作而嘆曰我國家所以風勵有位鼓舞庶寮者惟是
黜陟二途懸為不易之功令乃有高賢抑下僚異材束
常格俾懷竒負能之士約結不得伸者則亦功令為之
拘拘也夫賢而陟不賢而黜此銓法也必遇薦則優遷
否則尋常序轉而已又銓法之膠柱也若陳君者豈惟
爾父老謂之不擾蓋嘗詢之邑父母而邑父母曰賢矣
又詢之郡公祖而郡公祖曰賢矣推此上之其為當事
之獎借秉衡之識賞何疑藉今朝登奏記暮宰花封易

易耳夫何巡方使者久稽簡命開府大臣未屆瓜期
至於求一薦剡而不可得僅僅得一衛幕以去豈非
國家功令亦有繫英雄之手足者乎噫往者余謫滇而
識君為博雅士也謂不難瞬息千里乃俯就一貢而君
處之自如也今者君仕吳而余又識君為循良吏也謂
不難破格超遷乃量移一官而君處之又自如也君豈
獨於民不擾其志量有過人者矣異日者宣力疆場奏
功幕府焉知不邀大吏之牘以究生平之蘊乎是行也
丞不負民民亦不負丞徇父老之譴非阿所好也而余

惡得無言

篇乃第一馬節婦篇上三編頭行好

奴兼創三義閣疏

于此篇一

當今三

不知有閔聖云閔聖侯於漢王於宋

帝於我明綦尊重矣夫非帝制而王之重也重其神

而聖也何者聖人之教無不可知故嘗信有不可知故

嘗尊合可知不可知而神其用故嘗尊且信仲尼氏陳

三德揭五常惟茲現在為兢兢循其教如家人父子無

所疑貳是謂以可知而嘗信釋迦氏剖死生抉因果兼

過去未來津津不置循其教如造化鬼神不可測識是

謂以不可知而嘗尊若夫遵仲尼氏之法而臣必忠子

惡得無言

重建關聖大殿兼創三義閣疏

當今三尺童子靡不知有關聖云。關聖侯於漢，王於宋，帝於我。明綦尊重矣。夫非帝制而王之重也。重其神而聖也。何者？聖人之教無不可知，故嘗信有不可知，故嘗尊。合可知不可知而神其用，故嘗尊且信。仲尼氏陳三德，揭五常，惟茲現在為兢兢循其教，如家人父子無所疑貳，是謂以可知而嘗信。釋迦氏剖死生，抉因果，兼過去未來，津津不置，循其教如造化鬼神，不可測識，是謂以不可知而嘗尊。若夫遵仲尼氏之法，而臣必忠，子

下
卷
五

必孝心必光明行必正大天下人既信之而不敢疑祖
釋迦氏之意而生不朽死不滅善必獲福惡必降殃天
下人又尊之而不敢玩則古今來惟一人焉曰我闕聖
闕聖正氣塞天地赤心貫日月英靈滿乾坤忠義亘古
今天下人信之不啻父母而尊之不啻上帝所從來矣
然猶曰產於蒲會於涿間闕于楚魏而戮力於巴蜀所
至輒有殊尤異迹故足重也若我吳者闕聖所為圖之
而不克者也地未入其版圖民未歸其約束而到於今
又不知幾千載矣今試就吳民而問以雲長大節有不

凜凜者乎過其廟有不瞻禮者乎睹其遺事有不願為
執鞭者乎且求而必獲禱而必應某也疾以神佑焉而
愈某也患難以神佑焉而解實不止韓侍講所云者抑
何其尊之信之一至此也聖故也仲尼儒而聖天下信
之矣釋迦佛而聖天下尊之矣闕聖神而聖天下尊且
信之矣宜乎我吳之民與天下同一心也夫闕聖之造
于我吳甚厚吳民之尊且信者甚深而所居湫隘廟貌
傾圮致令上不得與黉宮並駕而次不得與梵宇爭輝
則吳民寔有責焉是用約同志期鼎新各輸已貲共襄

盛典庶不負吳民尊信之意云。或曰廟不南向奈何。曰形家言未足據。獨計閔聖之福庇在東南。乃心未嘗不在西北。前人割制。或有深意。則仍之便。又曰閣兼三義。何居。曰閔聖所捐軀以殉者。何人所比。有事主者。何人。則茲閣也。亦俱存俱沒之意也。是皆不可以已。謹撮其大端於首。俟工成而求椽筆爲之記。

○重修定光寺募緣疏

吳城西故有定光寺。寺中供養者。即定光佛。佛吾不知其始自何時。考之志。殿宇肇自宋。而我明寔錫額焉。世宗朝。吳寺毀者無慮數百。獨定光寺以勅額。故不得毀。佛號定光。意其慧力足以挽扶輿。神通足以普變化。故蚤証菩提。稱至尊焉。不然。何有宋昭代共崇奉之也。予自總角時。即讀書其中。每見世間男女懺悔佛前。祈求子息者。往往而是。乃未幾而有娠。及期而生子。隨叩隨應。若奏桴鼓。夫其有籲而求。有求而應者。既為

定光佛所顯佑。則夫不願而求。不求而自生者。孰非定
光佛所護持。凡我衆生。謂宜世世崇奉。毋致陵替。獨奈
何。法象儼然。而廟貌已非。故也。棟折榱崩。虞將壓焉。余
再至其地。愴焉心悲。欲鳩工聚材。起敝維新。蓋皇皇也。
願今帑藏告匱。既不敢以煩官府。而民力頗竭。又不忍
以苦十方。惟是二三同志。或量其力之所及。或隨其心
之所願。各舍已貲。共襄大典。是亦無量功德云。即說偈
曰。天地無心。大德曰生。乾道成畧。品物流形。佛即出世。
復憫人群。法輪一轉。普化森森。帝念玄宰。為奉徽稱。
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有殿斯圯。孰與維新。惟此膚功。協
濟乃成。

○

釋子道本募建明心亭疏

儒者之論曰為學以治生為急。豈惟治生治居亦然。豈
惟為學為釋亦然。余也業在儒。烏知有釋。則請得以儒
之說通之。古今號大儒。無如顏氏子。彼其簞瓢陋巷。蕭
然自樂。人以為顏氏子能安貧乎哉。不知有簞瓢有陋
巷。乃所以能有其樂也。假令朝不食。夕不食。穴居而露
處。則顏氏子未三十而已殤矣。夫其號大儒。猶爾。而况
於釋乎。釋氏之教。雖空苦寂滅。置其身于何有。然欲瞑
目趺坐。苦行脩持。則居身之地。亦不得不一留念也。釋

子道本者、踰居古廟、閉關三年所矣、忽欲規隙地而創
一字、世咸笑之、夫其養靜也、而惡用是役、役為凡人之
緣念不斷、則善念不堅、道本苦棲身之非地、厭塵囂之
沓來、其中必有掙扎而不能自安者、誠得一旦稍奠其
居、而俾緣念斷、善念堅、斯不亦養靜之一助歟、雖然、儒
者不屏居、亦不懷居、不辭安、亦不求安、故苟可宅身、即
陋巷皆樂土、其所見者大也、道本似非無見者、夫亦內
量已力、外隨人願、期於可棲其身而止、不然、上既不敢
煩公帑、下又不可竭民力、即欲大而願奢、無為也、是為疏

望雲樓稿卷四

處頭行前係誤抄今將重建閣屋殿疏為第一首乞賜寫於邊

題馬節記後

後百位
大史公傳

節俠易耳、而節孝難、以余所聞、許比部仲姊、其節孝有
足多者、姊氏之言曰、夫吾天也、夫所天宜死、母吾命也、
哭吾夫以傷母命、宜死、所以不死者、夫之孤未立、母之
恩未報也、於是腸一日而九迴、衷三思而百禱、焦心苦

子道本者、踰居古廟、閉關三年所矣、忽欲規隙地而創
一字、世咸笑之、夫其養靜也、而惡用是役、役為凡人之
緣念不斷、則善念不堅、道本苦棲身之非地、厭塵囂之
沓來、其中必有掣扞而不能自安者、誠得一旦稍奠其
居、而俾緣念斷、善念堅、斯不亦養靜之一助歟、雖然、儒
者不屏居、亦不懷居、不辭安、亦不求安、故苟可宅身、即
陋巷皆樂土、其所見者大也、道本似非無見者、夫亦內
量已力、外隨人願、期於可棲其身而止、不然、上既不敢
煩公帑、下又不可竭民力、即欲大而願奢、無為也、是為疏

望雲樓稿卷四

古吳念陽徐如珂季鳴父著

題贈

○ 題馬節^婦記後

太史公傳聶政、而曰非獨政賢、乃其姊亦節俠人也、夫
節俠易耳、而節孝難、以余所聞、許比部仲姊、其節孝有
足多者、姊氏之言曰、夫吾天也、夫所天宜死、母吾命也、
哭吾夫以傷母命、宜死、所以不死者、夫之孤未立、母之
恩未報也、於是腸一日而九迴、衷三思而百禱、焦心苦

形不知歷幾風霜以冀蒼蒼之佑我今試讀十香誦思
親記其音寢^哀其節短其言恫乎有餘悲其志確乎不可
拔也蓋至於今而鬢已星矣孤已成立矣弟已顯榮矣
夫保孤與死難孰賢捐軀與報德孰厚而謂節孝之行
不勝夫節俠乎哉嗚呼有是母必生是女許氏之世德
遠矣不知其甥視其舅天豈無意馬氏子哉吾於學有
厚望矣

再題馬都婦祀後

天地間慈孝節義代不數見而世德之家培植有素其
慈以啟孝孝以砥節有並集一時者焉余觀許夫人庭
有芝室有蘭承歡豈曰乏人乃失一馬氏壻遂悲傷抑
鬱以至於死何也慈母用心有百倍恒情者矣為仲女
者曰夫死吾命也何以累母母死吾罪也何以累夫今
將報夫以報母則不死不可徒死不可以其憂愁約結
之腸發為悲咽痛傷之語如所謂十香誦思親記者大
都一句一淚一字一血仁人孝子所以仰天而推心義

夫烈士所以拊膺而長慟者也。有慈母乃生孝女，有孝女乃成節婦，百年過半，九死不迴，殆天以完節畀斯人也歟。嗚呼！許夫人死矣，而有子通籍，則死而不死；馬節婦雖稱未亡人乎，而有子業儒，則亡而不亡。天之報施善人，豈或爽哉。聞舅氏之風而興起，可以卜矣。

8

題周顛仙導引圖

蓋聞養生家有言外肢體，墮形骸，休乎無為，乃可長世。斯言似矣，實則未然。夫天地不闢，闔將恐裂，萬物不屈，伸將恐扎。况乎人身血肉之軀，不一俯仰吐納，而第令其塊然而處，將恐不腐則滅。古之得道者，守其氣，役其體，勞其身，而身存；鍊其形，而形乃不敝。以余所觀周顛導引圖，此真能攝生者歟。乃守虞陳君復信而好之，精於其術，即與喬松齊壽，何有。雖然，致虛守靜以為養，而生非虛也；狗生執有以為養，而生又非迹也。夫生生一

粒丹遍滿在人間。善寶而持之。是名無上仙。吾惡知陳君之不復進於是也耶。

題馮五兄像贊

修乎其貌。穆乎其容。抑乎其氣。坦乎其衷。以為儒而諸子。百家之兼擅。以為俠而綱常名教之獨宗。非釋非墨。了悟玄通。不著不蔡。覺悟靈瑩。蓋嘗識天下士於驪黃牝牡之外。亦能決未來事於元會運世之中。夫豈鈎索以為異良。由清明之在躬。迄於今而年彌高。德彌崇。品愈卓。養愈冲。吾不得而擬其人也。其殆漢之辟穀侯。宋之希夷公也耶。

贈儒士周世丈序

竊嘗觀於——祖宗立法未嘗不嘆薪用人之途廣而蒐羅

之術宏也策於庭曰甲舉於鄉曰科選於雋曰貢曹於
學曰監而又隸於春官曰儒士夫儒士雖以資入乎上
與科甲並用而次與貢監均收若之何其弁髦之則曷
不講於命名之意焉夫通天人之謂儒命萬物之謂儒
懷獨行之謂士抱經濟之謂士合而名之曰儒士蓋不
在明經茂才異等後也祖宗朝若楊文貞公以儒士
起家尋至台鼎彼其初寧必皆射策皆制科而功施爛

焉迄今聲之豈非儒與士兩究其用而名與實交無所
負哉予世誼周君性資爾雅有儒之度博採羣書有儒
之識居常恂恂有士之守通才外朗有士之能一旦捐
賞應一詔得隸春官斯亦文貞起家時也異日者蜚英
聲騰茂實以儒作吏而吏治修以士居官而官箴飭寢
寢嚮用端有望焉豈使文貞專美於前也哉夫世儒也
鄙秦士也賤儒也士也寧有鄙賤惟所自為耳故苟愧
科名即科名亦辱也苟不愧儒士即儒士亦榮也君其
益湛於道德益鍊於世務厚積而博發之庶無負一國

家命名與蒐羅至意哉即余言藉是以不謬矣

8

贈孫司李遷和曲州序

今主上號稱端拱乃四顧躊躇常在諸邊郡夫邊郡無過西之南北而西南故彛方較西北滋難馭是以主上南顧興嗟撫髀而求良牧亦較西北滋謹何者西北雖介在邊鄙然大抵華居內彛居外不相襲也兵戍守粟輓輸不相謀也介胄之士援椽封疆之臣守土不相兼也居其任者競：奉職可幸無罪孰與夫西南之局異乎編民之為伍而窮髮之與齒幅幘之為壤而要荒之與錯漢官之為儀而土爵之與偶衣冠之為俗而

刀劍之與佩法、今之為威而羈縻之與勿絕、蓋自黔而滇而西南、牛壁最難馭已、吏茲土者非得卓犖不羣之士、烏能勝其任而稱塞乎、吾于滇得司李孫先生、先生初入滇、序當代、覲怡然就道、無所見竒、既返而視事、理積滯、伸冤抑、黜貪墨、擊豪右、所至風清弊絕、大吏倚以為重、時有虎而翼者、猴而冠者、皆切切相戒、不敢撓先生三尺、歲辛丑、三載考績、部使者上其治、天子曰、都有臣若是、寧不專城、是寄惟黔多事、爾其涖茲土、於是得安順而安順先生里閭也、無論先生長材、不宜棲

以枳棘、其若里閭何、部使者據實以請、天子曰、吁、有臣若是、寧不重地、是托惟滇多事、爾其仍涖茲土、於是得和曲夫、主上用人、其難其慎、而獨於先生朝奏、晚報、命從若轉圜、何也、此其故可思也、亦惟是西南為吾右臂、吾日右顧焉、矧和曲新設以來、法制凌夷、人情叵測、一搖足則西南騷動、子大夫為我治之、庶其有瘳乎、或乃謂先生宜內召而外補、不超遷而次擢、若用為舛然者、則亦未諳於主上所以委任之意也、夫盤錯試而摧枯、籠解解而迎刃、羊腸歷而坦步、孟津涉而

安流此言為其難者無不易也。以西南難馭之族無一足為先生難。即異日保障西北。沛子有餘矧其在內地耶。吾於今乃覩先生之全矣。始先生之去滇也。滇之民扶老携幼思欲挽之不可得。及補和曲而滇人士相顧言曰。有是哉。聖天子惠顧西南乎。夫非獨滇人士然也。先生在滇吾儕寔有幸焉。于是相與拜君之賚而贈先生於行。

8

贈張孟端年兄任宜春序

乙未之役雲間張孟端既成進士遂得請以歸。明年丙申冬候選來京師。時太宰去少宰引疾銓曹虛無人諸待選闕下者不下數百有奇皆停格不得除。又明年為丁酉春天子沛然發德音詔大司徒董銓事前此諸未除者俾盡除如額。孟端君以銓法得補宜春將之任。兩榜兄弟餞於郊。勾吳徐子再拜賀曰。惟宜春有幸得賢牧惠拊之。惟孟端君有學有才得劇邑展布之。雖然孰知夫得此之不易耶。夫士辭親而起家釋褐而

就政其視業一官任一職不啻若吾固有先是與選諸
兄弟以次鱗集即踰期至慮無不立補者孟端君獨旅
長安四閱月乃得旨呀一何難也天下之物得之不
難則視之太易惟業已為吾固有而畀者不輕受者不
易始有躊躇四顧之意焉君雅負竒抱蜚英三吳售於
鄉售於國若探囊取之蓋從博士弟子員起家無一足
為吾難者而獨難於授任當斯之際必將曰主上寔
神聖豈其靳於一秩惟是為民擇司牧不惜慎重簡之
居此位者毋寧泄泄以忝王命則不得不穆焉以思又

將曰吾株守旅邸蕭然儒也出而長民擁大蓋策駟馬
行呼唱於內庭外衢夫豈以娛我逸我亦惟是艱大是
投則又不得不惕焉以懼懼則不忽其難思則欲圖其
難蓋自未下車而施為梗槩已可觀矣且夫宜春江右
之巨邑也其地衝其政繁其俗難治逋民客戶徃徃叢
襍其間非得長慮却顧者誰為悉心計之以孟端君之
學之才而又益以不敢易為之心其大有造於茲土乎
聲之徹輦轂也政之書史冊也拭目俟之耳兩榜兄
弟聞是言也以為誦不忘規孟端君所樂受也遂相與

述而書之以為贈

8

贈徐衛幕分權許墅関得代序

蓋嘗讀循吏傳見龔黃輩治行卓絕未嘗不擊節稱賞然私怪秉筆者不無闕遺也夫其所推潁川渤海之治皆連城專邑奉天子璽書宰割自由計可得一當以報天子獨丞尉而下皆湮沒不得稱豈其人無一表表者長吏則傳小吏則闕非所以風有位勵公忠也夫大吏小吏等耳而為小吏寔難稍任事則見謂侵權稍畏事則見謂溺職稍自異則見謂表異稍愛民則見謂沽名蓋吏不廉能非盡天性使然也若衛幕徐君分署關事

有足多已。夫許聖權閔號稱天下利藪。先後主者猶兢兢廉隅是飭。惟是一二委吏職譏察。即利在譏察。職啟閉。即利在啟閉。所從來矣。自新城王公一新閔政。而益都曹公繼之。日惟擇吏安民是務。遇有署委。必檄所司以廉勤公幹者進。而所司遂以君徃徃而受事曰。毋困而商。毋擾而民。毋怠而公。毋營而私。君曰。諾。敬受教。遂條上數事。一一見之施行。如省舟車之冗費。便商賈之守候。此猶其小者也。故事。民役于官。則衙舍有踐更之卒。津梁有守禦之夫。官用其民。則出入有庭燎之設。宴

會。有供億之擾。一切報罷。而官自為備也。此猶其職掌也。河堤久潰。并力營之。逋賊漏網。多方剪之。恒暘為巢。積誠禱之。大抵一時之事。政主者寬。君奉之以和平。而淵不察。主者廉。君奉之以潔已。而指不染。主者公。君奉之以無私。而衡不頗。蓋上下勵精。四民樂業。自有閔以來。稱盛際焉。君受事久。例得代而去。閔之父老思欲挽留。不可得。乃相與造予而請曰。有政若是。可無一言以紀其盛。予竊怪傳循良者。詳於大吏。而闕于小吏也。遂援筆記之。如此。君諱某。浙之上虞人。以去年秋任蘇州衛

幕噫以彼其才衛幕云乎哉



